

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輯錄詩作的 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

吳志廉^{*}

摘 要

前賢多從編書體例、編纂意圖、鄉邦文化、文獻價值的外部視野研究全祖望輯纂的《續甬上耆舊詩》，但較少從內部的視野闡釋佔書中最大比例的詩作。本文直接切入書中詩作，挖掘當中數量與質量最為矚目的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以豐富學界對《續甬上耆舊詩》的認知與引起相關議題的反思。要之，本文抽繹書中詩作有關追究甲申之變的價值判斷，對於考察從古到今不同人思考明緣何而亡的解答歷程，具有樹立起點的參照作用；本文以明亡清興的動態歷史脈絡觀照書中寫於崇禎帝死忌三月十九日的詩作，並以這些詩作補充政權交替下的心態史；《續甬上耆舊詩》收錄不少有關林岳隆的眼疾書寫，揭示明清之際士大夫在政治審查與言說禁忌之下鍛鍊出一個新的隱語——「從失明到復明」，此一隱微修辭之詩作技藝與政治寓意有待深入抉發，我們亦能藉此略探輯纂者全祖望游移明清兩朝之間微妙的政治立場。

關鍵詞：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明清之際、國難書寫、復明隱語

^{*}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National Crisis Writing and Hidden Messages of National Restoration in Quan Zuwang's *Xu Yongshang Qijiu Shi*

Ng Chi Lim*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of Quan Zuwang's compilation of "Xu Yongshang Qijiu Shi," scholar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the book's writing style, editorial intentions, local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value of its literature. However,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ess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s, which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the poems in the book.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value judgments regard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Jia-Shen Rebellion from the poems in the book, providing a reference point for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reflection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Ming Dynasty's demis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ems written on the nineteenth day of the third month of mourning for Emperor Chongzhen, using the dynam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the Qing Dynasty to supplement the study of the mindset during political regime transitions. The extensive inclusion of writings on Lin Yuelong's eye disease in "Xu Yongshang Qijiu Shi" reveals a new form of hidden messages, the double entendre of "from losing sight to regaining sight," which was cultivated by literati under the atmosphere of censorship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also reflects on the subtle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compiler, Quan Zuwang.

Keywords: Quan Zuwang, *Xu Yongshang Qijiu Shi*,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writing during national crisis, hidden messages of national restor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一、前言

《續甬上耆舊詩》是全祖望（1705-1755）晚年輯纂的自明隆萬至清順康時期的甬上詩歌總集，輯錄其間七百多位寧波地區詩人的詩歌和傳記，全書共一百二十卷，收集古今體詩一萬六千多首，短文近一百篇，卷帙浩繁，內涵豐富，卻常被學界與全祖望研究者忽視。目前有關研究有二，朱義祿認為《續甬上耆舊詩》是一部研究全祖望史學極具價值的重要著作，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第一手資料的價值勝過了《鮚埼亭集》；二是「詩史」說的揭示，有助於對全祖望的史學思想作深入的發掘；三是大力弘揚浩然正氣這一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文化史上的意義非同凡響。¹此外，曾禮軍、曾嘯陽認為《續甬上耆舊詩》輯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詩作史，以詩歌文獻和詩人小傳的輯纂來構建遺民故國史、浙東鄉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為一，分而各屬，既有內在聯繫性，又各有所側重。故國史側重於甬上文人士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權認同，鄉邦史側重於甬上文學和文化演變的歷史還原，望族史側重於家族傳承及家族之間聯繫性的梳理重現。²誠然，全祖望約四十歲後花了許多時間、精力、金錢廣泛收集甬上詩作，或是長跪請求作者後人出示詩集文獻，或是出重金購買詩集文獻，詩歌文獻的采輯極為不易。³全氏筆端帶著濃烈的感情不遺餘力地歌頌明清之際寧波地區的烈士與遺民，⁴以詩作為經，以傳記為緯，紀錄其遺聞軼事、故國意識與抗清事蹟，不忍見諸人所付出的碧血丹心所代表的天地正氣、堅韌形象湮滅於鼎革之中。書中詩作反映晚明民變、甲申（1644）國難、明室南遷、清兵南下、南明抗清至覆沒等的重大歷史事件，是清初浙東地區一部厚重的故國史與遺民史。

若從詩作涉及抗清題材的數量與犯忌諱的危險程度而言，《續甬上耆舊詩》比起陳濟生（1618-1664）《啟禎遺詩》、卓爾堪（?-?）《遺民詩》等明遺民詩作選集，都過之而無不及，它收錄許多未收於清初詩文集或已瀕臨散佚的傳記與詩作，極具文獻價值。全

¹ 朱義祿：〈論《續甬上耆舊詩》的史學價值〉，《書目季刊》第54卷第4期（2021），頁37-65。

² 曾禮軍、曾嘯陽：〈抄詩作史：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的「詩史」價值〉，《西華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2023），頁61-70。

³ 同前註，頁63。

⁴ 寧波地區抗清鬥爭長達二十年，自順治二年錢肅樂和六狂生等在城隍廟起義，經錢塘江畔的畫江之役，寧波的翻城之役，王翊、馮京第等的四明山立寨，舟山之戰，張煌言與鄭成功聯軍的再克舟山，直到康熙三年張煌言被捕犧牲止，發生了眾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因此，全祖望曰：「明季遺民之盛，莫如甬上」，見〔清〕全祖望輯選，沈善洪審定，方祖猷、魏得良等點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上冊，頁3、549。

祖望亦意識到所收材料有觸犯時忌的風險，他在陳獻球（？-？）小傳曰：「所著集以忌諱故，族人焚之，今其《浣花莊寄嘯草》，乃劫灰也。」⁵徐鳳垣（1614-1684）小傳曰：「遺詩三四千首，其後人恐涉忌諱，遂沒其十之七，故《負薪集》無足本，而其有關史詩者，多不可見。其《歷代傳是錄》有得於《春秋》之旨，今亦不可得。或曰其家固藏棄無恙而秘之。」⁶說明全祖望有意收錄因避禍而未能公諸於世但殘存下來的珍貴文獻，為浙東遺民存史的意圖背後，不無認知到這些詩作蘊含與清政權相左的反動訊息。據梁秉年序言可知，⁷《續甬上耆舊詩》一書在晚清前並無刊刻，只有手抄本私下流傳，遲遲未有完整的刻本面世，不排除有政治因素。晚清較多文士根據不同抄本校勘此書，但仍未將之付梓。直至民國七年（1918），梁秉年等人在不同校勘本的成果上整理此書，俾使《續甬上耆舊詩》出版，延續浙東前賢之浩氣英光。

此前研究多從全書體例、編纂意圖、鄉邦文化、文獻價值的外部視野觀照《續甬上耆舊詩》，但較少從內部的視野闡釋佔書中最大比例的詩作。本文希望直接切入書中詩作，挖掘當中數量與質量最為矚目的國難書寫與復明隱語，以豐富學界對《續甬上耆舊詩》的認知與引起相關議題的反思。

二、追究國難：甲申詩作與《春秋》褒貶

經年不絕的民變困擾明朝多年，帝都終在甲申三月十九日失守，李自成（1606-1645）率領的流寇攻佔北京，崇禎皇帝（1611-1644）殉國。雖然種種跡象已披露王朝步入衰亡，但當國變消息傳至各人耳中，諸人直面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史事——皇帝在京城上吊自盡，一如置身天崩地坼感到無比震驚，悲慟不已。

林時對（1615-1705）〈聞變七哭〉序曰：「甲申仲夏，黑雲摧城，陰風慘漠，明山孤臣林時對泣血鼎湖，攀龍髯而無路，攬涕結響，哭匪包胥，哀仿正則，殆不知詞之非工云。」節錄二首：

天狼烽近接皇畿，簇簇櫓槍翳紫薇。盪日黑雲驚魅嘯，貫虹赤霧睹灰飛。壘翻地軸隳金鎖，甌破關河撼鐵圍。回首長安何處是？江山極目淚沾衣。（右哭國。）

⁵ 同前註，上冊，頁 874。

⁶ 同前註，上冊，頁 1。

⁷ 同前註，上冊，頁 9-10。

玉斗於今悔莫收，紫錢朱絡倩誰留？玃來石鼓嗟生棘，湧出銅人泣斷鉤。鼎逐黃龍飄角海，樽淪白馬向清流。椒庭不鎖葳蕤鑰，丙夜珊珊丹扆愁。（右哭法物。）⁸

詩人聞及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一瞬間崩解，以「七哭」為結構，層層遞進，書寫帝國悼念與禮樂中斷。他不禁追懷宮殿城牆象徵的前朝記憶與輝煌歲月，昔日的龍樓鳳閣、帝后與衣冠，都被戰塵掩埋，構成美好事物在眼前漸漸消逝的剝奪感，彷彿王朝都化成灰燼。在〈哭廟〉、〈哭典章〉、〈哭法物〉中，擔憂宗廟毀棄、典章文物散佚，象徵了華夏禮樂文明的淪喪。作者淒厲地從哭國哭人到哭物，撕心裂肺，慘不忍聞，代表明人聞變後普遍的身體反應與崩潰情緒，凝縮了相關詩作常見的精神創傷與文化創傷。

周元登（?-?）〈哭先帝四首之一〉云：

率土哀聲動地來，義兵齊舉戟帆開。狐氛有日長驅盡，龍馭何時再勒回？薄海民心原不改，金陵王氣幾曾灰。孤臣揮淚終無補，特上征書破積苔。（孫德祖案：狐氛，當指闖賊，用篝火狐鳴事。）⁹

國難當前，漢人一方面難掩悲憤，一方面自覺「揮淚終無補」。眾人腦海應不約而同浮現一個問題，曾經輝煌的明朝為甚麼會瓦解？並將思考的結果融入詩中，讓詩歌在記錄歷史、補充歷史的功能之外，還有評論歷史的面向，繼承自《詩經》、《春秋》以微言褒貶政治的詩學、史學傳統，這緣於古人主張詩與史有本質上的相似，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離婁下》）

《續甬上耆舊詩》記載錢肅樂（1606-1648）之說：

上古之世，《詩》即為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二流矣。史以謹嚴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揚往烈，扶助幽美，勸激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予不敏而為史，偶以暇日讀史有得，聊綴微旨，遂成歌詠。¹⁰

全祖望亦記下李鄴嗣（1622-1680）為萬斯同（1638-1702）《明樂府》寫的序言：

⁸ 同前註，中冊，頁 57-58。

⁹ 同前註，上冊，頁 87。

¹⁰ 同前註，上冊，頁 208。

或謂以季野史學，蓋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三百年之單文俚句，造為韻語，以寄諷當世，似近於識小。余獨謂不然，詩以述世，其詩即其史也。詩亡而史作，義本相貫，但有簡繁之分耳。¹¹

以上表述，都涉及文學與史學的秘響旁通，宣示詩作與史書的表述雖有差異，但詩作的歷史功能不下於史書，大可運用史論筆法探析歷史教訓，貫通詩歌與《春秋》雖異流卻同源的褒貶傳統，全祖望應在認同這些觀點的基礎上予以轉載。《續甬上耆舊詩》所收詩作，既有揭露歷史真相、據事直書的內容，也有寓褒貶於曲折文筆的內容（「詩以婉曲樹義」），都滲透辨別忠奸善惡的微言大義，彰顯「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的筆削效果。

從《續甬上耆舊詩》可知，明清之際士人就著甲申國變的客觀事件以詩作抒發主觀判斷，這些藝術加工的形象化、概括力強的語言，有力截取歷史事件的畫面與情境，除了訴諸文學上的感性力量，亦體現史學上的鑑戒作用，所謂「發揚往烈，扶助幽美，勸激後人，風厲來者」，值得挖掘。

王藥師（？-？）〈聞難〉云：

宮中何不束行裝，且向南山避餓狼。厲鬼時號天墮淚，妖星夜吼地成瘡。可憐遺詔爭彈指，誰把餘生奮熱腸？欲問龍髯鼎湖去，定知陟降白雲鄉。¹²

「可憐遺詔爭彈指」，指崇禎帝在自縊前爭分奪秒，彈指須臾之間訂定遺詔，¹³作者憐憫先帝沒有充分時間立下遺言。「誰把餘生奮熱腸」，轉而批評朝臣在國變那一剎那，光復明室之熱情卻付之闕如，愧對為國犧牲的崇禎帝。

高斗樞（1594-1670）〈甲申七月，鄖陽始聞先帝凶問，痛憤有賦〉序云：「七月，司李所遣武昌使先歸，得楚撫何公手書，知三月京師陷，先帝賓天，南都有主，於是城中文武俱為先帝發喪，哭臨如禮，無不盡哀。」詩有八首，¹⁴析論如下。

¹¹ 同前註，下冊，頁 69。

¹² 同前註，上冊，頁 121。

¹³ 《明史》記載：「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4，頁 335。

¹⁴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 138-139。

高氏延至七月才聞及北都淪陷之惡耗，當時南方已建立流亡政權，國破君亡與臨危遷都的重大消息在一瞬間集中湧現，不得不震驚又悲慟，痛憤成詩。作者在悲哭之中滲入史家的尖銳批判，深刻總結一個時代政治、軍事、制度潰敗之因。詩中「八屯虛擁千廬列，萬堞誰抽一矢先」、「不見雲麾鸞玉弩，惟聞露布耀金臺。高牙乍指千門燬，候火纔傳萬騎摧」等句，嘲諷武將虛有其表。「赫赫元戎」，指守軍只知開府耀功（「露布耀金臺」），卻一觸即潰，更披露迎降賊軍者，不無昔日為朝廷所用的將領（「半曾專閫」），非常荒誕。

「左帥崇閔虓虎聲」，批判將領虛張聲勢，左良玉（1599-1645）面對李自成、張獻忠（1606-1647）軍的強大攻勢，他多次畏戰避戰，或在關鍵決戰中嚴重失職。例如，崇禎十六年（1643），在與李自成軍作戰失利後，左氏放棄戰略要地，一路撤至武昌。此舉使其負責的湖北防區門戶洞開，完全喪失抵禦能力，直接導致了該地區的迅速淪陷。

「纔發九邊芟國寇，輒逢三輔納天驕」，三輔之臣向天驕降服（詳後），「天驕」指關外的滿清。作者雖然同情明朝在「關洛」（李自成）與「白狼河北」（清軍）兩線作戰的困境，但令人痛心的是「烝徒雲合援枹怯，殘寇風傳棄甲輕」，這些流寇只是烏合之眾，非驍勇善戰或富有謀略，守軍卻不堪一擊，反襯出明朝武將的怯懦與無能。武將之外，作者亦將國變的矛頭指向文臣與藩王：「砢礮石鼓震皇州，祿食誰分玉几憂」、「蹙國偏能逃重典，開藩那復睽神京」、「怪道勤王無死士，漢庭衡尺久銷沉」，指責他們食君之祿，卻不能擔君之憂，在國家危急關頭不願捨身勤王，像事不關己而冷眼旁觀。諸如洛陽藩王朱常洵（1586-1641），於亂世只懂搜刮民財，見敵則乞求饒命；崇禎帝急募軍餉，命官員捐助餉，首輔魏藻德（1605-1644）僅捐五百兩，他於亡國前又怕承擔責任，而在皇帝面前一味沈默不語，被降服後更向李自成叩頭求用（見《明季北略》）。要之，誠如詩中所言：「朔南蹙沸勞明主，文武支吾負聖朝」，那些但求利己的文臣武將需要為甲申之變負上責任。

錢肅樂作〈悲憤詩三十首〉，¹⁵這些聞變詩作都對官方守衛有微言。「羽林宿衛誰勝甲？鉤盾巡宮亦備員」，指出國之警衛濫竽充數，戰力堪疑，引致流寇肆橫。或許亦非戰力問題，詩中「豆馬紙人欺聖主，銅頭鐵額護私交」，揭示官員在護近親與私交起用驍將，在軍事上則起用如巫術中豆馬紙人的殘兵，控訴諸人「尚方屢遣廷臣出，曾斬天驕一箇無」，詰問有力，直擊要害。詩中充滿恨鐵不成鋼的遺恨，「早知今日悲龍馭，何不當時戍虎牢」、「臣工若箇熊當道，寇虜方傳蛇鬪門」，可惜歷史沒有早知，設想種種改變史事的可能因素，只換來一聲聲無奈的悲嘆。

明臣降於闖軍的行為，亦令作者難以釋懷，「歎息當時鹿豕奔，更無人說報君恩」，時

¹⁵ 同前註，上冊，頁 221-224。

窮節乃見，君恩如同國破一樣崩盤，更云：「瞎賊無知兵犯順，名流何故表新降」，比起由無知百姓組成的流寇，他更痛恨那些飽讀詩書卻臨危降敵的名流，認為他們缺乏士人氣節，違背聖賢之道。

晚明不乏士人自詡君子，站在道德高地數落閹黨小人，然議論高而事功寡，作者不禁反思此一風氣，說道「中原淪陷雖天意，亦是清談種禍芽」，當指涉東林黨與復社末流攻乎異端、標榜氣節卻無助實績的清談風氣，黨同伐異必然消耗國家元氣，國事亦不暇顧矣，為國變種下禍根。

值得注意的是，其九揭示邊境的外族曾在甲申之變向明朝伸出援手，「未央前殿雜風霾，千里空來貢玉駟。（甲申之難，西域使者方以千里馬入貢。）」但在作者看來，這些援助錯過時機，未必太遲，故於其十一云：「大仇誰報憑回紇，天地於今不復晨」，認為國之復興與否，不能奢望外族有限的支援，惟有自身的國力可靠。

其二十一詩句「秋壑門前怨青草，武陵溪口贈桃花」之註解蘊含政治褒貶：「誤國首罪楊武陵，語有微意。」指的是楊嗣昌（1588-1641），他在明末先後任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為了剿賊，奏請崇禎帝增徵「剿餉」、「練餉」等，以實現「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令百姓苦不堪言，但在追剿張獻忠等人的軍事行動仍以失敗告終。彭孫貽（1615-1673）曰：「兵興以來，遼餉、練餉、計畝日增，民蹙蹙靡所騁。嗣昌復進均輸之說，以重困吾民，是以胥天下而驅為盜也。……嗣昌儉夫哉，一言而亡國！」¹⁶皆議楊氏意欲剿賊，卻逼民為盜，惋歎明朝枉費多少軍餉，只落得為敵添兵的下場。不過這都是以成敗論斷過功的後見之明，楊嗣昌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局，安邊蕩寇實非易事，在選項不多的情況下，其增兵增餉力圖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嘗得到鄒漪（？-？）之理解：「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心以為太過。及讀其中樞奏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至以加餉殃民為武陵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建議請行矣。後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為定論也。宜乎上諭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¹⁷

這些話語，引出明朝難解的問題癥結：在「安內」（流寇）與「攘外」（清兵）兩難中的任何決策，都不免拆東牆補西牆，顧此失彼。調兵剿寇，則邊防空虛，遣將禦清，則流寇復起，形成循環的死結。明朝終在軍事戰略拉扯中徹底瓦解，遂內外俱失，江山傾覆。此一組詩反映在國家敗退的那一瞬間，普遍明人都因為身受其害而將曾經左右朝政的大臣

¹⁶ [清] 彭孫貽：《流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卷3，頁48。

¹⁷ 《綏寇紀略》引鄒漪語，[清] 吳偉業撰，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7，頁201-202。

楊嗣昌視為亡國的罪魁禍首，一定程度忽視其左支右絀的困境。還有一個旁證，先大程（？-？）〈望哭先帝詩〉¹⁸責罵朝中明臣失職無能，毫無擔當，當中「武陵誤國應一死，韓城并研罪則鉤」，將舉措失當的楊嗣昌視為加速明朝衰亡的罪人。可見相關詩作都急於轉移視線為崇禎帝尋找一個代罪羔羊，似乎忽視當日力排眾議而鼎力支持楊嗣昌改革與領軍的正是崇禎帝本人。

林岳隆（1583-？）〈國變志哀〉云：

天運逢板蕩，日月慘無光。未雨失綢繆，王國胥淪亡。九重夙勵精，日昃若不遑。既少聲色好，又絕土木殃。登極十七年，兢兢戒淫荒。有君恨無臣，舉朝婦人行。世亂等寧謐，泄泄安處堂。大老甘耐彈，小臣競紛張。懷私植黨援，舌戰沸蜩螳。但論聲氣合，鴟鴞亦鳳凰。時事付飄風，詎憂賊披猖。將懦士卒驕，師行乏糗糧。蒙蔽不上聞，守智類蝸蛸。遍京伏奸宄，平昔鮮堤防。一旦寇氛乘，相顧共踉蹌。帝城何巍峩，兩日喪金湯。群公束手擒，何異牽犬羊。龍馭忽上賓，怨氣徹昊蒼。妖狐竊大位，逆臣快鳴璫。養士不獲報，千古想明良。含痛誦帝書，淚下摧肝腸。國恩感世受，寸丹時傾陽。草野慚寡謀，空思俠骨香。望望勤王師，戮力扶綱常。¹⁹

林氏認為國變的主要原因是「有君恨無臣」，崇禎帝雖克己盡責，但舉朝污穢不堪，大臣苟且，小臣鑽營，陷於不問是非但問立場的黨爭之中，對於迫在眉睫的國家危機卻置若罔聞，一任「時事付飄風，詎憂賊披猖」。誠如計六奇（1622-？）所言：「賦加民貧，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禍發於天啟、崇禎之代，而所從來久矣。至群臣背公營私，日甚一日。虜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持論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子者，則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而吏益寡，風俗日壞。將士不知殺敵，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職業，惟習夤緣。」²⁰另一方面，寇勢愈熾，緣於「將懦士卒驕，師行乏糗糧」。詩中藉以冀為食之「蝸蛸」形容衛士守城能力之弱，包括開城門迎賊的曹化淳（1589-1662）、張縉彥（1599-1670）等人（見《明季北略》）。存亡之際，袞袞諸公見賊即降，不作抵抗無異犬羊，辜負皇帝對他們的厚望，終至「帝城何巍峩，兩日喪金湯」。作者慨歎腐敗如毒瘤的官僚與將士斷送一代王朝，只期望後人不會重蹈覆轍，為故國重振綱常。

¹⁸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732。

¹⁹ 同前註，上冊，頁501。

²⁰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24，頁687。

高宇泰(1614-1678)〈甲申野哭詩〉，共有六首。²¹前述錢肅樂〈悲憤詩三十首〉之「翻怪蒼天容盜賊，坐令蟻肉飽干戈」、「天心藐藐竟難占，今日翻悲麥秀漸」，與〈甲申野哭詩〉其二之「固知誤國由臣子，天意寧無鑑至尊」，都不禁懷疑上天是否秉持公正，否則怎會任由奸邪作惡？「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史記·伯夷列傳》)出現荒誕不經之事，人難免怪罪於天，沮喪得將亡國原因與無常天意勾連。高氏〈甲申野哭詩〉指出國運衰微「都因朋黨與金錢」，官僚難辭其咎，更云「寇盜廿年已久熾，人才四世覺無當。封侯徒自褒驕將，命相頻聞餞尚方。」朝臣只把精力用在背公營私，寇盜問題則置身事外，辜負皇上之深恩。其五更披露一件史事，「只論專閫推元老，胡盡開囚釋罪員？殿上頻煩親顧問，轂中難識暗機權。」詩註說明朝臣不願承擔討賊之責任，竟釋出罪臣充當督師，軍隊質素之低可以想見。荒謬的是，官員對於軍機大事似乎懵懂無知，遑論甚麼高明的剿賊韜略，無怪作者失望地說：「不謂六師張廟略，曾無一矢報君恩」。

李國標(？-？)〈甲申哀和楊齊莊韻〉云：

天柱傾危主自扛，養交賣國暗輸降。階前囚首青衣者，昨日垂紳說殿邦。(其二)

賣國諸奴拜表頻，青袍曾此對丹宸。汝南原把虛聲盜，狡醜休誇天上人。(其三)²²

「天柱傾危主自扛，養交賣國暗輸降」、「賣國諸奴拜表頻，青袍曾此對丹宸」，嘲諷叛臣之奴顏婢膝。崇禎十五年(1642)，清兵攻破明軍十三萬兵，松山城陷，洪承疇(1593-1665)兵敗降清，後來，祖大壽(1579-1656)率部亦獻城歸降，清軍佔領錦州。可見松錦之戰已有明朝將領降清之事，這是清軍入關前在關外戰勝明軍的重要戰役。1644年4月27日，明朝在職官員在東華門外等候大順政權授職的約有三千人，當中有九十二人被選出來做官。²³馮夢龍(1574-1646)描述他們的醜態：「平日老成者、僂巧者、負文名才名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亦有削

²¹ 《續甬上耆舊詩》，中冊，頁261。

²² 同前註，中冊，頁534-535。

²³ [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著，陳蘇鎮等譯，閻步克等校：《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248-249。

髮成僧，帕首作病。種種醜態，筆不盡繪。」²⁴寫出官吏獻媚之醜態，極盡挖苦之能事。而在 1644 年加入清廷，並在 18 世紀編纂的《貳臣傳》中有傳的 50 名高級官員中，大部分是京都的舊官僚，當中包括不少先附李自成後又降清的明朝文官如陳名夏（?-1654）、梁清標（1620-1691）、龔鼎孳（1615-1673）等人。²⁵諸人在危難關頭如喪家之犬向敵獻媚，但求自保，平日口中之忠義大節終究經不起現實考驗。

因此，有關甲申之變的詩作，都忍不住批評這些言行不一的達官貴人。如朱鉞（?-?）〈三姓奴〉之嘲諷令人哭笑不得，作者交代創作背景：「張桓侯罵呂布為三姓家奴，虛實不可知，然此奴果屬三姓矣。甲申變後，朝臣有既事闖，而又他事者，視呂布為何如哉？作〈三姓奴〉。」詩云：

三姓奴，亦丈夫。既稱三姓奴，如何不聞丁、董呼？吁嗟乎！當年人羨一丈軀，鬚眉肺腑何全無？三姓奴，有雄圖。始終雖異趨，猶能為漢除凶徒。吁嗟乎！焚臍萬姓爭歡呼，今朝三性能也無？三姓奴，本凶軀。兩世皆手屠，未知當年呂姓曾弒無？吁嗟乎！長樂五姓成老狐，卑視此奴誠孫徒。²⁶

詩中老辣地譏諷見利忘義的叛國明臣連三姓家奴的呂布（?-199）也不如，呂布至少誅殺了殘暴的丁原（?-189）與董卓（?-192）。反觀明臣，沒雄圖，沒凶軀，妄稱丈夫，只如五代十國時期歷事四朝十代君王的馮道（882-954）一樣厚顏無恥。

錢光繡（?-?）〈悲歌〉序曰：「甲申三月十九事，開闢以來所未有也。聞報日，令人憤不欲生，擬即披髮入山，焚棄筆硯，不復問人間事矣。忽樵李徐子吉士來，投我〈悲歌〉八首，讀之激烈蒼涼，頗得《騷》、《雅》性情之正，因踵韻屬和如其篇，創鉅痛深，不遑工好，存之以當新亭雪涕已耳。」從序言感受到開闢以來所未見之甲申事變對於明人的身心是何等的衝擊，但書寫主體被悲憤與憐憫之情緒主導，所論不見得公允，詩共八首。²⁷

此組詩不斷讚頌崇禎帝堪比聖賢，將亡國之責都推卸在結黨營私的朝臣身上。其一之「蠲租直撤閭閻部」，崇禎帝常為人詬病的是設立各種苛捐雜稅，即使他上任初期曾短暫撤蠲租，都是片面而非整體，詩中意欲突出其寬待百姓的形象，但與文獻描述的苛斂剝下

²⁴ [清]馮夢龍著，張樹天，王槐茂主編：《馮夢龍全集·甲申紀事》（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卷 5，頁 63-64。

²⁵ 《洪業——清朝開國史》，頁 385-388。

²⁶ 《續甬上耆舊詩》，中冊，頁 875。

²⁷ 同前註，中冊，頁 565-566。

的形象畢竟有差異。其二之「殷憂啟聖渾無驗，廢盡從來廿一編」，除了強調帝王自縊煤山亙古未有，更傳遞出言外之意：聖人憂勤治國卻難逃亡國之事，稽查史書，絕無僅有，從而質疑各朝代的興衰規律與歷史教訓，流露出一種視歷史為違反因果、充滿偶然、無從把握的史觀。

但我們不要忽視明王朝在崇禎十六年之戰略失誤。是年，孫傳庭（1593-1643）加督師、兵部尚書銜，在崇禎帝的催促下領軍強行進剿李自成。在汝州之戰，李自成誘敵深入，巧擇時機，殲滅明軍四萬餘人，孫傳庭兵敗後，在退往渭南途中戰死。潼關、西安等地相繼淪陷，明朝喪失了最後一道西北屏障，《明史》云：「傳庭死而明亡矣。」²⁸可見崇禎帝在關鍵戰役之決策不無冒進激禍之弊。然而，作者堅信「有君無臣」才是亡國的主因，痛罵明朝官吏腐敗無能、貪圖逸樂，無禦侮勇氣。「須知敗局翻成局，不道清流受濁流」，不管是逆黨與東林黨，都令國家內耗不已，讓流寇與清兵有機可乘，埋葬一代王朝。

詩中自道「佯奴幾許傷心事，溜決長河淚未休」，忍辱偷生的日子實在難受。雖然如此，其八仍相信復國指日可待：「天命在周原未改，人心思漢可潛培」，更奢望「恢復神州反掌事」，這些昧於時勢、端賴天命的政治判斷屬於自我激勵的精神喊話。整體而言，作者對崇禎帝之主觀袒護已發展到有失客觀判斷的程度，但不失為一個側面觀照在國變之後不乏明人對於先帝抱持絕對的信任與忠誠。

董德偕（?-?）〈聞變四首〉云：

書生痛哭未為狂，國事如麻築道旁。逋使直傳凶問急，大官猶掩耳鈴忙。乍聞豕突歌威斗，可有龍蟠永建康。休訴涉河歸亳事，只今驚蹕駐何方？（其一）

十二圍營畫偃旗，悠悠食肉者謀之。那知鐵騎圍城日，已是宮車晏駕時。千里蠟書飛不到，幾痕碧血冷猶嘶。燕雲黯澹迷軒寢，泉路君臣相見期。（其二）

雨墜梅黃刺眼飛，披萊立仗溼龍旂。弓彎神臂狼星沒，騎建旄頭虎帳非。樂部憤吹雙淚下，朝堂忍見納肝希。高皇功績符龍準，炎祚寧教竟式微？（其四）

29

²⁸ 《明史》，卷 262，頁 6792。

²⁹ 《續甬上耆舊詩》，中冊，頁 787。

此詩之批判情緒尤其激憤，「逋使直傳凶問急，大官猶掩耳鈴忙」，國家危在旦夕，高官充耳不聞，寫盡眾人膽小怕事、玩忽職守的情貌。「十二團營畫偃旗，悠悠食肉者謀之」，本是保家衛國之武將，竟向闖軍偃旗投誠，枉費明朝多少軍餉，只換取為敵添兵的結果。「樂部憤吹雙淚下，朝堂忍見納肝希」，突如其來的國破君亡，倣效弘演（？-660）為君納肝者稀。當時約有四十名官員如太子太傅新樂侯劉文炳（？-1644）、少保駙馬都尉鞏永固、戶部尚書協理詹事府倪元璐（1593-164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1585-1644）等人在崇禎帝駕崩這幾天內自殺，³⁰與上文提到的意欲歸附大順政權三千明臣相比，稱作少數亦不為過。這契合錢肅樂〈悲憤詩三十首〉其二十六之說：「世情等是忘憂草，人面渾如不繫舟。惟有水痕依故國，涓涓日夜向東流。」人不如物，情何以堪？這或許反映為明朝賣命的官員數量並不足以支撐整個王朝的正常運作，在晚明嚴懲乃至誅殺官員成風的緊張氣氛下，大多虛與委蛇，不進諫言不求事功，不願承擔政治風險。

綜觀上述詩作，可知崇禎帝在安內與攘外的兩難中舉棋不定而疲於奔命，加上文臣誤國、武將畏縮，積重難返的政治體制搖搖欲墜。更甚者，明朝軍事決策催生兩極之誤：或懈怠縱敵，或冒進激禍，終致覆亡。

諸人直面「明朝為甚麼瓦解」的疑問，禁不住用詩作追究國難的因素。他們將聞訊後腦海第一時間冒現的答案與觀點寫入詩裏，是從客觀的事實認知轉移到主觀的是非判斷，上接《春秋》在史論筆法蘊含政治褒貶的書寫傳統，不無撥亂反正的筆削意圖，但整體而言因欠缺批評距離，而顯得較為片面、流於直觀、偏袒先帝。然而，這都是他們在國變之際最即時、最真實、最真誠屬於歷史現場的想法，不能抹煞。抽繹諸人聞變詩作中一瞬而過的價值判斷，對於考察從古到今不同人思考明緣何而亡的解答歷程，具有樹立起點的參照作用。

三、從復國到亡國：三月十九日詩作的歷時書寫

《續甬上耆舊詩》收錄不少三月十九日的詩作，此崇禎帝的忌日就像幽靈般纏繞不去，四時流轉，節序循環，皆成國殤創痛之復現，歲歲皆觸發遺民的國變記憶。³¹難得的是，《續甬上耆舊詩》相關詩作多能根據詩題與詩句繫年，形成一個跨越順治、康熙二朝長達

³⁰ 殉臣名錄參〔清〕談遷著，張宗詳校點：《國權》（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100，頁6048-6052。

³¹ 三月十九日詩作蘊含的士人心態與政治寓意、「詩」「史」對崇禎帝的評價差異、明遺老從絕望到堅守的心態史，可參吳志廉：〈崇禎之死：清初三月十九日詩作輯論〉，《東華漢學》第40期（2024），頁157-230。

四十多年的系列，因此不妨將此置於明亡清興的歷史脈絡，³²以動態的歷時視野觀照不同節點的詩作，旨在以歷史背景加深詩作的認知，並以詩作補充政權交替下的心態史。

甲申之年以三月十九日為題的詩作，忠實記錄部分士人勇於赴死的心路歷程。陳良謨（?-1644）〈三月十九絕命詞〉云：

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吾君。愧予沉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僭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國亡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³³

此詩見證流寇長驅直入京城、明人望風而降之情況，「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僭爾順民形。」當時不乏百姓見風使舵向大順軍示好，《遇變記略》云：「城中逐戶用黃紙書大順永昌牌位祀奉，人以黃紙書『順民』二字插鬢邊，然後出市行。」³⁴順民之「順」指願意歸順，作者聞見此投降現象難免感嘆「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辯證地闡述流寇既是國家的成員又是叛國的分子，從民到賊；百姓雖向大順政權自稱順民，終究是叛逆明朝之民，云順實逆。

同年，林時對〈三月十九日野哭〉云：

鼎簋欲墜孰為扛，一道狼煙便喪邦。杖鉞何人誅誤國，武陵逆罪更無雙。（其二）

國勢飄搖歎莫支，蔥蔥王氣鬱豐岐。遷都亦是中興策，何事平臺阻介馳？（其三）³⁵

詩中埋怨無法抗衡流寇之守將，以及在政策上連番失誤之楊嗣昌，還揭示朝中大臣阻撓遷

³² 下述的歷史事件與年分主要參考張廷玉等撰：《明史》、顧誠：《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³³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114。

³⁴ [清]聶道人：《遇變紀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排印本，1968），冊249，頁4。

³⁵ 《續甬上耆舊詩》，中冊，頁64。

都大計，錯失南遷復國的最好時機，故云「遷都亦是中興策，何事平臺阻介馳」，為之扼腕不已。國破之前，光時亨（1599-1645）把官僚為擺脫岌岌可危的困境而提出的南遷之議，上綱上線別有用心、罪不容誅，造成心有餘悸、噤若寒蟬的氣氛。朝臣對南遷之議諱莫如深，使原本傾向於南遷的朱由檢感受到了輿論的無形壓力，為免承受歷史罪名，遂打消了棄社稷、先皇陵寢的南下之計。³⁶此詩讓我們感受到朝廷欠缺擔當大臣，彌漫著深怕承擔罪過而推諉不決的萎靡風氣，令明王朝錯過扭轉劣勢的契機。計六奇云：「當自成逾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以為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於地下乎？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³⁷一針見血地道出光時亨激烈諫阻南遷的禍害與機心，可謂臭名昭著。此外，先大程〈望哭先后詩〉亦有道出南遷不成的遺恨，詩云：

中宮出自潛龍邸，幾度危疑憂患裏。冊命以來陰教隆，誰人不道妣姜比。竊聞國危曾建言，南中尚有家堪徙。自古遷都亦有之，卷土重來或傾否。況復憲臣亦同詞，豈料吾皇峻相抵。倉皇直沽老開府，空具樓船望津水。天心好亂致角張，潭潭椒殿昏霾翳。宮車夜逐蒼梧塵，海甸空傳素柩誅。吁嗟乎！帝后雙殉廟社災，亡國以來未有此。劫運雖然憤毒狼，毅魄猶能驚封豕。（相傳中宮請南遷，不納。）³⁸

周皇后（1611-1644）國變前有先見之明，她是江南人，曾對崇禎帝說南方有故居，建議遷都，惜不被接納。此詩相對持平認為「自古遷都亦有之，卷土重來或傾否。況復憲臣亦同詞，豈料吾皇峻相抵。」縱使朝中有奸佞別有用心反對南遷，但最後的決策權仍在帝王手中，崇禎帝在南遷一事因顧慮面子與帝位而舉棋不定，優柔寡斷，錯失延緩亡國甚至另起江山的最佳時機，代價是發生帝后雙殉前所未有的歷史悲劇。

歷史的走向與王朝的命運瞬息萬變，錯綜複雜得難以預測，原以為李自成的闖軍是明朝的頭號敵人，不料甲申四月，吳三桂（1612-1678）迎降清朝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兩軍聯手擊潰大順軍隊，李自成撤出北京逃往西安。

全吾騏（1629-1696）〈乙酉三月十九日〉云：

³⁶ 詳見樊樹志：《崇禎傳》（北京：中華書局，2022），頁445-446。

³⁷ 《明季北略》，卷20，頁434。

³⁸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732。

蒼梧不返已經年，四海呼號淚正懸。誰向秦庭悲放虎？但聞蜀道慘啼鵑。三軍縞素同仇日，一代君臣望祭天。請帝已應誅國賊，鍾山王氣啓周宣。（時賊已入陝，又敗走向楚。）³⁹

順治二年（1645），李自成在清軍不斷追擊下，節節敗退，最終狼狽逃竄至湖北地區，作者希望國賊早日被誅。此時南京鍾山已有繼位的明皇室，出現王氣重臨的氣象，全詩悲憤中不失復國的希冀。五月，多爾袞率清軍入主北京城，派出兩路大軍，一路南下攻打南明軍，一路攻打李自成軍。在短短的一兩個月，政權嬗遞與軍力消長的急驟變化令人瞠目結舌，自此，滿清政權取代大順政權成為南明政權的最大威脅以及復仇對象。

董德偁（1603-1661）〈……即事有作〉云：

風鶴驚聞競向隅，此身甘隱作山癯。聯吳多士爭雄敵，散楚無歌笑豎儒。兩玉兩珠柲不救，無家無室淚長枯。桐江戰克傳奇捷，可有長縑露布無？⁴⁰

北都淪陷後，位於河南的福王朱由崧（1607-1646）逃難至淮安，而潞王朱常淩（1608-1646）則逃至南直隸，不同黨派的朝臣因出於爭奪權利，在究竟擁立潞王還是福王之間爭持不下。甲申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馬士英（1591-1646）等人的支持下在南京稱帝，建立弘光政權。次年四月，史可法（1602-1645）等人在揚州頑強抵抗清兵，清人攻佔揚州後，下令屠城，是為「揚州十日」。六月，南京陷落，朱由崧被押到北京處決，弘光政權滅亡。

從詩序「一年之中，天崩地裂」可推算董氏詩作於順治元年至順治二年間，你不得不驚嘆詩人敏銳的政治觸覺，在弘光政權覆亡之前，雖偶有報捷，但作者不盲目樂觀，序言指出：「況金陵之太阿倒持，縉紳之習氣不破，將驕兵弱，賄賂公行，日甚一日，預知有瓦解之患矣。」他見微知著察覺到南方政權的各種弊端，文臣重現黨爭（馬士英、阮大鍼（1587-1646）的「逆黨」與東林黨的「清流」之對抗），武將仍舊疲弱不堪，滑落於土崩瓦解之軌跡，對於能否復國早有保留。

在這舊巢既覆、新枝難棲的亂世，李綱（?-?）〈丙戌三月十九日追哭〉云：

³⁹ 同前註，中冊，頁 898。

⁴⁰ 同前註，上冊，頁 704-705。

江左誰當軸，旋教半壁腥。魂猶歸水黑，淚不到冬青。瓊樹悲南曲，砂鷄訝北翎。（砂鷄，塞上鳥也。）孤臣何日死，請劍謝高靈。（其三）⁴¹

順治二年，嘉定人民因違逆清朝頒發的薙髮令而起義抗清，釀成「嘉定三屠」的慘劇，約十萬餘人被清軍屠殺，骨肉狼籍。同年六月，唐王朱聿鍵（1602-1646）得到不同官員的擁立，在福州建立新的政權，改年號為隆武。稍後的魯王朱以海（1618-1662）則在紹興自稱監國，不奉唐王朱聿鍵的隆武年號，定明年為監國元年。隆武政權和魯王政權的對立，顯示南渡朝廷對於帝室的繼承存有分歧，無疑削弱南方政權的抗清勢力。動亂時期，李氏在順治三年（1646）三月十九日的詩作悼念崇禎死忌之餘，亦憤慨地說「江左誰當軸，旋教半壁腥」，似乎指涉各懷鬼胎而陷於分裂局面的南明政權，不同黨派唇亡齒寒，竟同室操戈，奢談復國，僅餘的半壁江山充斥腥臭氣息。

董守諭（1596-1664）〈丁亥三月十九日再哭先帝〉云：

一春淒雨足悲歌，似為吾君恨不磨。天子孤身死社稷，大臣百輩拜□□。帝星誰有千秋滅，浩氣爭如五國多。愁絕鬚眉俱黑髮，王倫猶壯宋山河。（其三）

42

順治三年六月，清軍攻佔紹興，魯王朱以海政權瓦解，逼使魯王流亡海上，直至康熙元年（1662）病逝於金門。清軍是年進攻福建，八月攻陷汀州，俘殺隆武帝朱聿鍵。同年十月，永明王朱由榔（1623-1662）在廣東肇慶稱監國，改次年為永曆元年。十一月唐王朱聿鎮（？-1646）在廣州稱帝，改明年為紹武元年。南明驟然形成永曆、紹武二帝並立，加上魯王監國殘部，出現三方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順治三年十二月，清軍攻陷廣州，紹武帝朱聿鎮自縊而死，紹武政權僅四十餘日即告覆滅。南明勢力在危亡關頭仍不能團結，朝臣多汲汲於擁立之功與門戶之爭，終致一次次被清軍擊破。

也許因為諸政權無復興之勢，董氏在順治四年（1647）寫的組詩只側重哀悼崇禎帝。詩中充滿遺民意識，為宋陵種冬青樹，為帝星殞落傷感。「浩氣爭如五國多」，用徽欽二帝被擄至五國城的典故，以靖康之變後的北宋之亡喻明朝之衰。

順治三年後，以朱由榔為首的永曆政權，遭到清軍的猛烈追擊，不得不逃亡各地。順治七年（1650），清軍乘南明內耗之際攻陷廣州，對廣州居民開展長達十天的大屠殺。

⁴¹ 同前註，上冊，頁 395。

⁴² 同前註，上冊，頁 569-570。

萬泰（1598-1657）難以忘掉三月十九日之國殤，其〈三月十九日〉云：

已是顏唐夢裏人，歎歎猶復說前因。中原歷日分龍兔，東海神州空鳳麟。聞道六千曾霸越，可能三戶竟亡秦。布衣偏有傷時淚，麥飯難澆天上塵。⁴³

「可能三戶竟亡秦」，「可能」蓋指「能否」，他對於殘明抗衡暴秦（清）一事不敢有太高期望。

順治八年（1651），萬泰〈三月十九日〉云：

年年此日淚潸然，今日今年更可憐。帝子不歸猶望狩，欃槍未隕尚經天。青萍但有沉沉氣，赤伏惟聞嚶嚶傳。我欲排雲問閭闔，人間大耻幾時湔？（其二）

44

順治九年（1652），林岳隆〈三月十九日先帝賓天，壬辰歲是日同用圭各賦哀詞〉云：

高皇二百七十年，鴻業雲擾鼎沸，一旦悲離披。洛黨朔黨蜀黨方雄鬪，逆闖逆操逆獻誰支持？遺弓痛念，世恩莫圖報。薙髮深慚，異類相交馳。九載英靈，恍惚遍天壤。盈虧往復，道理那能知？⁴⁵

綜觀諸詩，「洛黨朔黨蜀黨方雄鬪，逆闖逆操逆獻誰支持」，指出明朝那勾結成風、拉扯不已的黨爭此起彼落。「青萍但有沉沉氣，赤伏惟聞嚶嚶傳」，「赤伏」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如今將士喧騰不已，挾擁立之功，各行其是，此一微言置於歷史脈絡當有所指。順治九年，孫可望（？-1660）、李定國（1621-1662）派人將永曆帝接到貴州安龍，大西軍和永曆政權聯合抗清。南明軍在李定國指揮下發動凌厲反攻，尤其是他在「桂林之戰」與「衡州之戰」取得大勝，史稱「兩蹶名王」，永曆政權的有效控制區擴展至雲南、貴州全境，並囊括廣西、湖南、四川部分地區。順治十一年（1654）初，監國魯王朱以海麾下西侯張名振（1601-1656）率軍艦隊攻入長江，進抵鎮江，震動江南。鄭成功（1624-1662）於福建沿海亦積極襲擾清軍。這一系列在西南（李定國）、長江下游（張名振）、福建沿海（鄭成功）發動的

⁴³ 同前註，上冊，頁 668。

⁴⁴ 同前註，上冊，頁 658。

⁴⁵ 同前註，上冊，頁 510。

攻勢，形成戰略上的東西呼應，意在迫使清軍多線作戰，確曾令清廷在東南防務左支右絀。然而，由於李定國與鄭成功兩軍未能實現關鍵的會師，加之清軍迅速調兵反撲，這次難得的戰略協同最終未能轉化為持久的優勢，南明方面錯失了扭轉戰局的重大機遇。

順治十一年，董守諭〈甲午三月十九日上候濤山哭先帝〉云：

煙雨空山望帝塵，十年此日又沾巾。攀弓載紀過先甲，問鼎如期將及申。（高帝以丙申定鼎金陵。）靈武舊君來玉輦，建炎遺事失金人。一泓海水時時落，迸與孤臣淚幾巡。⁴⁶

崇禎帝死後十年，國運依然衰頹，作者眼見南方政權苟延殘喘，憶起高皇帝朱元璋（1328-1398）定鼎南京的開國基業，盛衰之強烈對照，令他泣不成聲。

順治十四年到十六年（1657-1659），鄭成功仍奉永曆帝為正朔，在東南沿海地區發起三次北伐的抗清行動，大好形勢卻慘遭逆轉，被清軍反攻。北伐失敗後，鄭成功退守廈門。此時西南抗清活動日漸式微，南明國力已是強弩之末。順治十五年（1658），孫可望向清軍透露西南軍情報，清廷大軍分三路進攻貴州、雲南，大西軍部隊死傷慘重，永曆帝落荒而逃。

張煌言〈三月十九日有感〉云：

燕山春老泣啼鵑，屈指號弓十四（一作八。）年。闕里麟遊書莫載，橋陵龍逝鼎仍遷。玉衣晨舉黃塵染，銅狄秋眠碧血捐。欲賦黍離何限恨，依稀風雨故宮前。（其一）

當年群盜滿長安，倉卒宮車棄百官。旌散黃龍爭解甲，桁虛朱雀罷鳴鑾。攀髯猶惜鬚眉少，壓紐空悲羽翼單。獨使至尊殉社稷，千秋青史未曾寬。（其二）

漢家天仗肅仙班，一擲金椎不復還。苜蓿祇肥秦塞外，櫻桃誰薦晉陵間。魂招蜀望花同碧，淚染姚華竹盡斑。何處旌旗皆縞素，好傳露布到陰山。（其三）

47

⁴⁶ 同前註，上冊，頁 607。

⁴⁷ 同前註，上冊，頁 372。

此詩約寫於順治十五至十六年。張煌言在甲申之變後十數年仍奮力抗清，將生死置之度外，令他堅守信念的就是儒家君臣倫理的感召力，自覺臣子必須承擔為先帝恢復江山的責任。「倉卒宮車棄百官」、「攀髯猶惜鬚眉少」，說負隅頑抗與隨皇帝殉死的大臣太少。國難後十四年，張煌言於光復明室一事仍念茲在茲，體現其對忠君形象的自我追求。張煌言與鄭成功會師，率軍沿江而上，他站在北伐前線，秉持誓死抗敵的念頭：「何處旌旗皆縞素，好傳露布到陰山」。若將此詩繫於康熙元年，當時張煌言在長江之役後退守浙東沿海一帶，鄭成功已撤軍至台灣，張氏感慨「壓紐空悲羽翼單」，「壓紐」指繼承之君位，為孤立無援的永曆帝或魯王憂心忡忡。

林時躍〈己亥三月十九日謁王忠烈公祠次崧泉〉云：

風雨蘭陵灑涕誰？青楸個個向南枝。當年香令弦歌地，此日孤臣痛哭時。血濺堞樓留壯氣，英歸祠宇振威儀。燕山寒月埋荒草，夜夜西臺望子規。⁴⁸

在順治十六年（1659），此詩旨在表彰忠臣氣節。王忠烈公指的是王章（1601-1644），《雪交亭正氣錄》記載：「行數步，賊騎掩至，呼『下馬！』時亨遽離鞍前立。公曰：『視兵御史，誰敢叱之！』賊槊中公股，墮馬；連呼『降否？』時亨跪地乞降。公大罵，賊碎其膝，坐地肆罵，鋒刃交下，受五創不仆，賊棄去。日暮，家人遍覓，於女牆邊得之。張口怒目，以一手據地，以為生也，呼之死矣。」⁴⁹事隔十多年後，當日殉臣義不受辱、以身報國的人格力量，為孤臣提供抗清動力與精神支柱。作者同時悲嘆憑弔者寥寥無幾，不忍忠臣大義為世所忘，自己則如謝翱（1249-1295）登西台痛哭，向死者致哀。作者有意將「血濺堞樓留壯氣，英歸祠宇振威儀」之王章寫進詩裏，旨在延續天地正氣，將這些不限於一朝一代而經得起後世檢驗的無形氣概烙印歷史之中。

林時躍（1609-？）〈甲申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志感〉云：

草茅寒食自年年，望斷橋陵一縷煙。離亂年光殊易度，焦勞歲月若為懸。血祠恨恨真辜帝，食讖悠悠欲問天。多少炎興遺老在，更誰回首淚如泉？（其一）

⁴⁸ 同前註，上冊，頁914-915。

⁴⁹ 〔清〕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臺灣文獻叢刊》，同註34，冊286，卷1，頁11。

國破從今憶此年，每逢春暮倍思先。山山鷓鴣啼荒雨，處處冬青冷夕煙。當日殉君凡十九，年來亡國即三千。幾回博得清平夢，手薦櫻桃隧寢前。（其二）

50

順治十八年（1661），距離甲申之變已十七年，林氏感到「多少炎興遺老在，更誰回首淚如泉」，歷史巨輪碾壓一切，將遺老淘汰，將記憶磨滅，還有多少人於此日銘記國仇家恨呢？「當日殉君凡十九，年來亡國即三千」，懷念一眾殉節烈士，似乎亦預示亡國的來臨。順治十六年，清軍攻破雲南，永曆帝流亡緬甸，被緬甸王莽達收留。順治十八年，莽達之弟莽白發動政變自立，隨即製造「咒水之難」，殺盡永曆帝侍從近衛。康熙元年初，莽白將永曆帝獻給吳三桂。同年四月，永曆帝父子及眷屬二十五人在昆明篦子坡遭弓弦勒死，永曆朝覆沒。就在這一年，鄭成功與李定國亦相繼離世。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留下的三月十九日詩作尤多。甲申之變後將近三十年，當日見證國變的遺老大多凋殘，時移勢遷，舉目都是在清朝統治下成長的子民，明遺民的政治身分與政治認同屬於時代的少數，難免有孤臣孽子之感。

如林時躍〈癸丑三月十九日望北瞻謁志感〉云：

三十年來思黯然，不堪腸斷杜鵑天。幾人能說開元事，誰氏原生德佑年？衛律游魂已拱木，長陵坏土只荒煙。天南芳草都零落，淚盡西風苜蓿邊。⁵¹

「幾人能說開元事，誰氏原生德佑年」，開元是唐玄宗李隆基（685-762）的年號，德佑是宋恭帝趙昀（1271-1323）的年號，蓋隱喻從盛到衰的大明王朝。而今南明政權已逝，故國往事埋葬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作者迎風望北瞻謁，不禁泫然。

同年年末，三藩之亂爆發，這是康熙十二年由三個藩鎮王策劃的反清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靖南王耿精忠（？-1682）。戰亂期間，處於臺灣的鄭經（1642-1681）亦曾出兵支援三藩陣線。此次戰役規模不小，蔓延南方各省，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才被清廷平定，歷時八年，自此國內的抗爭活動銷聲匿跡。

林時躍〈丙寅三月十九日野哭〉云：

⁵⁰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915。

⁵¹ 同前註，上冊，頁926。

四十餘年運未回，南陽事業付寒灰。幾人鬚鬢西京老，九廟長銜丁未哀。（甲申是日為丁未。）⁵²

康熙二十五年（1686），北京失守至今已四十多年，作者獨立蒼茫直面康熙盛世，不得不承認國運去矣，不合時宜的復明念頭連同己身即將成為歷史遺物，化成無聲無色的寒灰。

鄭成功逝世後，其子鄭經在廈門繼位，後於康熙三年（1664）退守臺灣，仍奉永曆正朔。康熙二十年（1681），鄭經去世，鄭克塽（1662-1681）被殺，鄭克塽（1670-1707）嗣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水師提督施琅（1621-1696）攻克澎湖，同年延平王鄭克塽降清，全國最後一支的抗清部隊覆滅。

朱鈞〈閏三月十九日誌感〉（己巳）云：

緬想混沌開，節序罔分別。葉落驗秋來，春生悟草茁。大撓強解事，紀曆紛更迭。使我逢不辰，甲申憶三月。月復記十九，天摧地亦裂。四十六春來，終天恨難雪。歲歲登西臺，北望徒哽咽。何堪今年閏，日月復重說。故老盡凋零，幼壯忘一切。欲將往事陳，相視怪饒舌。晨興苦雨淒，酸風似令節。忽聞杜鵑啼，中懷生百結。試看枝上痕，與淚俱成血。⁵³

此詩作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甲申國變後十年內悼念崇禎忌日的遺民不在少數，但過了四十六年到生命盡頭仍拒絕遺忘、悲憤如初的堪稱少數。作者自道「四十六春來，終天恨難雪。歲歲登西臺，北望徒哽咽。」每年以哀悼儀式提醒自己不可遺忘先帝，國變帶來的身心受創竟能持續四十多年，壓在心頭的陰霾糾纏不去。「故老盡凋零，幼壯忘一切。欲將往事陳，相視怪饒舌。」道盡與時代扞格不入而遭時人白眼的悲痛，彷彿時空錯置的守舊明臣向新生一代訴說大明往事，代表明朝末代遺民最後一聲的吶喊。

《續甬上耆舊詩》記載一個有關三月十九日的故事，意味深長。康熙三十二年（1693），朱鈞〈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及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云：

五十年來屈指思，（甲申至癸酉。）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顛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洒新亭淚，話到傷懷

⁵² 同前註，上冊，頁 957。

⁵³ 同前註，中冊，頁 879。

欲碎卮。

原詩相傳是金堡（1614-1680）用來諷刺貳臣吳偉業（1609-1671）所作的，據書中記載：

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高會於鴛湖。席半，有僧緘詩投入，啓視，一坐失色。訪之，知其為澹歸所作。澹公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為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奠？贏得空堂酒滿卮。」⁵⁴

無論此事是否屬實，⁵⁵但此軼聞反映當時遺民社群對仕清貳臣的道德批判，其象徵意義遠大於歷史真實性。朱氏就著鴛湖投詩一事，回顧五十年來明清之際的興衰變化，感慨在歷史洪流中有人喪心賣國換取安逸，有人不忘初衷眷懷故國，同一時空竟有如此差異的世相。

《續甬上耆舊詩》完整保留全祖望的祖父全吾騏所寫的三月十九日詩作，共有十首，⁵⁶這些連續書寫的材料形塑一個跨越近三十年的系列，猶似一個個歷史坐標讓後人窺見不同年分明遺民的所思所感。

其〈丙戌三月十九日〉云：

謀國何人喪兩京？故陵麥飯亦三正。東周禾黍傷心盡，江左衣冠觸目更。禮樂百年今在魯，河山千里舊稱明。楚師已自甘薪膽，天下同仇聽北征。

順治三年，南京的弘光政權已傾覆，故云「謀國何人喪兩京」，但隆武政權和魯王政權並立，作者期許南明勢力北伐，收復失地。

順治四年，其〈丁亥三月十九日〉云：

⁵⁴ 同前註，中冊，頁 888。

⁵⁵ 鴛湖投詩一事未必真有此事，吳偉業曾於順治十年私祭崇禎帝於大倉之鐘樓，並賦二律，以示不忘故國，其一曰：「白髮禪僧到講堂，衲心錫杖拜先皇。半杯松葉長陵飯，一炷沉煙寢廟香。有恨山川空歲改，無情鴛燕又春忙。欲知遺老傷心處，月下鐘聲照萬方。」其二曰：「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春風長綠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剖肝義士沉滄海，嚙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只應猿鶴與同哀。」見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頁 217。廖肇亨懷疑鴛湖詩非金堡所作，見廖肇亨：〈金堡的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期（1999），頁 95-116。

⁵⁶ 《續甬上耆舊詩》，中冊，頁 902-904。

北望燕山風雨冥，逢人不忍問冬青。旄頭夜落年年望，怨鳥春歸處處聽。水始大明應際亥，蠱從後甲況逢丁。漢官有日羞蓬鬢，臣罪當誅在毀形。

順治五年（1648），其〈戊子三月十九日〉云：

五年猶紀義熙辰，總是先朝養育身。易水不還愁劍客，副車誤中走韓臣。長安雁去無歸日，洛苑花殘不識春。滿耳悲笳修舊臘，南冠似泣楚囚人。（時五君子在囚中。）

順治三年下半年，隆武政權和魯王政權相繼滅亡，作者失望地說「長安雁去無歸日」。當時寧波抗爭的人（五君子為：華夏、王家勤、屠獻宸、楊文琦、楊文瓚）被清廷囚禁，他們身陷危境「滿耳悲笳」，仍倔強地「修舊臘」，奉明朝正朔，得到作者的表揚。

其〈己丑三月十九日〉云：

隆準王孫僅海東，裔華側置怨蒼穹。波濤有怒隨行在，草木皆兵問域中。蕭瑟銅駝思故國，漂搖仙掌哭西風。幾年無術匡斯世，烽火城中煉赤衷。（時故王至健跳，日本許入衛。）

順治六年（1649），魯王朱以海逃亡至福建和浙江兩省交界處的沙埕，其後張名振迎魯王至健跳，張煌言等人駐守此地，抵禦清軍之追剿。以防清軍突襲，魯王和他的大臣常棲居於船艦之上，成為流亡的海上政權。此詩在悼念故國之外，道出魯王政權飄泊東海時的風聲鶴唳，眾人命運伴隨海上孤舟載浮載沉，生死懸於一線。

此後的順治七年至順治九年，作者對於復國之業感到失望，開始思考如何自處而無愧於心的議題。

順治七年，其〈庚寅三月十九日〉云：

羯鼓聲中春未回，昆明幾度劫殘灰。咸陽宮殿今休矣，凝碧詩人安在哉？義不帝秦寧蹈海，世方好殺孰憐才？此心非敢同梟父，慟哭高山望釣臺。

順治八年，其〈辛卯三月十九日〉云：

揮戈欲指雲歸北，搔首登高一問天。城郭依然分郡縣，封疆何處辨山川？紛紛雞犬爭新市，渺渺干戈痛古邊。人困荒村傷四盡，吞聲重說上皇年。

順治九年，其〈壬辰三月十九日〉云：

文獻凋殘素太常，臣民誰復紀春王？邯鄲才色甘廝養，天祿文章重夜郎。故舊傷心多厲鬼，時流得意半猖狂。董狐心史分三管，願采謳歌補七襄。

作者一方面控訴時人「凝碧詩人安在哉」、「紛紛雞犬爭新市」、「臣民誰復紀春王」，但求保身而遺忘歷史、靠攏新朝，一方面自我堅持「義不帝秦寧蹈海」、「揮戈欲指雲歸北」，表明此身猶在，一息尚存，不會向清朝俯首稱臣。「董狐心史分三管，願采謳歌補七襄」，詩作在亂世並非沒有意義，那是見證君子氣節與士人風骨的有形載體，像精美的織錦綻放光芒。

順治九年，大西軍與永曆政權聯合，在李定國率領下取得大勝。此時，南明勢力以雲貴為根基，控制廣西，並席捲湖南，波及粵贛，形成自弘光以來最為有利的軍事局面，讓作者重燃復國希望。

順治十年（1653），其〈癸巳三月十九日〉云：

聞道西方漑釜鬻，茂陵風雨感人深。長庚入月陽當復，熒惑當天秋在臨。帝子已消湘竹淚，騷人不改畹蘭心。近臣多半存沙漠，長樂鐘聲論古今。

順治十一年，其〈甲午三月十九日〉云：

四七符興木火年，小臣有夢勒燕然。石頭已聽樓船合，淝水何當羽檄傳？豈有漢禽遊異域，終迷桀犬吠堯天。十年運數知能變，聞道湖南奏凱還。

顯然可見，作者這兩年的三月十九日感到振奮，一掃此前的頹靡不振，當與永曆政權收復部分失地有關。「長庚入月陽當復」、「淝水何當羽檄傳」、「聞道湖南奏凱還」，聞訊的驚喜

支撐著復明的信念，甚至難掩興奮「小臣有夢勒燕然」，夢及擊退夷狄勒功燕然，一下子攀到理想的高峰。「騷人不改畹蘭心」，殷切期盼其對先帝之貞心終究得到回報。

然事與願違，順治十六年，鄭成功長江之役敗陣。康熙元年，永曆朝覆沒。在這十年內，作者都沒有留下三月十九日的詩作，但其從理想高峰墜落情感低谷之絕望心境，可以想見。

直至康熙十二年，作者留下最後一首三月十九日的詩作，其〈癸丑三月十九日〉云：

我朝三百載陽春，賴有先皇殿此辰。滇水煙沈又一紀，赤精律轉定重新。寢園誰作含桃薦？草澤空懷野葛辛。為悵遺民零落盡，孑然野哭大江濱。

「滇水煙沈又一紀」，指的就是流亡到雲南的永曆帝，他逝世至今已近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已成年復一年摧心之刻，不訴諸哭泣實難表達對國殤的哀痛，但哀痛年復一年日積月累，祭奠史之循環往復，揭示遺民歲歲悲號、初心不易之壯懷。作者深感大明命數已難以逆轉，眾人安於清朝的統治，無復故國之思。歷史長河滾滾向前，新人汰除舊人，詩中遺民凋零殆盡，即將被時代風潮無情捲走，不得不為故國自身同聲一哭。

中國文學史上就著某一日子在六十年內經不同的人反覆書寫，可以說是非常少見。從史學價值而言，三月十九日的詩作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從文學價值而言，這些詩作反映明遺民從希望到絕望的情感歷程。在歷史長河按時序排列詩作，能夠大小互見，有助梳理諸人的抗爭心態與記憶流轉。其動人之處在於諸人的堅守背後不無動搖、軟弱、絕望、孤苦、時不與我的掙扎時刻，但在復明無望的情況下仍有一種為故國存信史、為天地保元氣的執拗信念繫乎詩中，至今猶有超乎不同朝代、不同政權、不同地域的感染力。

四、浙東遺民的眼疾書寫與復明隱語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推測〈東澗遺老錢公別傳〉提到的「洗眼藥方」可能是「復明」之隱語。⁵⁷

直到筆者細閱《續甬上耆舊詩》，發現不少有關林岳隆的眼疾書寫，可知明清之際士大夫在政治審查與言說禁忌之下鍛鍊出一個新的隱語——「從失明到復明」，此一隱微修辭之詩作技藝與政治寓意有待深入抉發。這是針對明清鼎革與眼疾事件的交疊而精心研製的

⁵⁷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中國詩學》第29輯（2020），頁132。

特殊隱語，有別於文人挪用文化資源（歷史典故）以暗藏寓意的常見隱語，⁵⁸定格於書中幽微之處，卻為世忽視，值得大書特書。

從明遺民林岳隆談起。《續甬上耆舊詩》為西明山人林岳隆撰寫一篇傳記：

字視公，一字叔觀，大參祖述次子也。其兄棟隆官吏部，山人恥由兄以干進，淡於勢利，故享盛名者四十年而不得一第。丙戌年六十三矣，時山人已應以明經貢太學，歎曰：「吾何代之諸生而事二姓乎？」遂棄之，於是始以西明山人自稱。或問之曰：「先生有別業在大雷，其於四明為西隴，恐有取於此耶？」山人笑而不答。槎湖張丈尚變解之曰：「先生蓋希西山之節，而每飯切望明之思，乃故強綴之，以使人不悟耳！」是時甬上多志士，強半濡首沒趾，以相從於焦原，山人歎曰：「天之所廢殆不可支，徒死亦無益也，士生斯世，苟全性命，且以延一息耳！」故山人於桑海之禍不豫，蒼水嘗薦之，且貽之書曰：「所望孤鳳一出，以支南天。」竟不肯赴。然其睠懷故國之衷，無日不耿耿，則正未嘗以高蹈而少忘也。山人於乙亥盲其右目，又十九年為癸巳忽愈，同人為之賦復明詩。山人貌寢，其行坊巷間，布衣幅巾，況味蕭然，莫知其為貴介也。而道範甚方嚴，董丈劍鏑嘗曰：「吾猶及見前輩之典型，曰汪伯機，曰山人，曰蛟川薛長瑜，此後不可得矣。」山人善大書，出入率更南宮二家。喜吟詩，稱情而出，未嘗與當世之詩人爭短長於聲律，然而穆然有學有養之言也。年七十，嘗於枕上作漫歌曰：「莫嗟貧，莫羨富，天公位置有定數。吃糲飯，穿粗布，聊免饑寒行我素。不隨波，不受污，亂世功名草頭露。勸世人，尚早悟，不見北邙山上盡墳墓。」讀此可以得山人一生實際，故錄之傳後。⁵⁹

⁵⁸ 學界前輩在發現與闡發清初詩作的隱語已有一定建樹，值得我們借鑑，但對於特殊隱語的討論，尚有不少開拓空間。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以詩史互證的方法，推敲錢謙益詩文中「古典」與「今事」的交織，披露出錢謙益入清後參與「復明運動」之種種行為。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以方以智詩文為案例，闡發以隱語傳心曲，其風莫盛於明末清初，因此考證遺民事跡，非破解隱語不為功。孫康宜「The Idea of the Mask in Wu Wei-yeh (1609-1671)」認為吳偉業的詩用一種面具的表達方式，假借詩中人物的口吻曲折地傳達自己的情意。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秦」與「漢」〉、〈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日與月〉指出清詩中常以「漢」、「宋」、「日」、「月」指代明朝，以「秦」、「金」、「胡」、「虜」指代清朝。嚴迪昌《清詩史》宏觀地描述清代詩人在朝野離合之勢有不同的政治選擇，而在詩作體現出不同的曲折心靈與政治寓意。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挖掘錢謙益詩作之政治寓言、文學技藝之外，亦藉著詩文的互文性抉發清初不同秋柳詩的隱微寓意。

⁵⁹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500-501。

林西明在鼎革後雖曾為清朝貢生，但後來以明遺民自居，在順治三年辭去生員資格，遂退隱至山林，甘貧守節，順應天命，堅決不事新朝。張煌言嘗薦任其為南明官員，林西明雖不赴任，然其睠懷故國之志，未因高蹈而少忘。據「丙戌年六十三矣」，可知其生年為明萬曆十一年（1583），書中所收詩〈生朝〉提及「七十纔逢又一年」，⁶⁰可推算他至少活到順治十一年（1654），時七十一歲。

從以下詩作可管窺林西明的思想與人格，其〈辭貢〉（先生係戊戌諸生。）云：

弈世承恩那敢忘，羞將鷄肋逐人忙。況看白髮成衰朽，好傍青門學隱藏。苦節獨全薇蕨美，俗緣不挂夢魂涼。孤山處士家風在，一任嘲呼是老狂。⁶¹

林西明曾是明朝諸生，但未及第正式成為明朝官員。甲申國變，林西明已六十一歲，一直沒當官的他，未與明朝皇帝產生直接的君臣關係，稱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明遺民，即使成為清朝生員也不會受到時人苛責。但他自覺大半生活在明朝，承受前朝恩澤，決意辭去清朝考生資格，甘心過著苦節以明志的生活，可見其自詡為明遺民的身分認同。對於此一心境，其〈不出四首和長如韻〉云：

安貧不奏鬱輪袍，仲蔚蒿居且重韜。文彩敢云藏鳳翽，功名原自等鴻毛。芳樽有酒持杯滿，長日無人閉戶牢。試看瀾翻今世界，遙思沮溺姓名高。（其一）

小草從來謫出山，白雲常喜護柴關。憑人欲建千秋業，饒我能偷盡日閒。手裏陳編朝習過，目迎倦鳥暮飛還。考盤寤寐休忘卻，案上移文不可刪。（其二）

散髮披襟愛阮狂，臨池看已坼蓮房。徐穿蠟屐尋芳徑，寂坐蒲團類上方。新種疏松留月影，舊栽老桂結天香。北窗一枕渾無賴，卻怪紅輪晝夜忙。（其三）

非緣美玉故藏諸，出戶時時畏陷瀦。白髮飄蕭心獨冷，綠陰偃蓋暑全虛。逃名學著潛夫論，齊物欣觀莊叟書。一任紅塵誇得意，簞瓢自樂孰如予。（其四）

⁶⁰ 同前註，上冊，頁 514。

⁶¹ 同前註，上冊，頁 505。

作者明言「不出」的意願，不效王維演奏「鬱輪袍」而入仕，轉而過著寄跡山林、安貧樂道的隱逸生活，亦流露出對時俗的鄙夷。當中「憑人欲建千秋業」、「一任紅塵誇得意」，當指涉那些在亂世爭名奪利之輩，與安貧、逃名、齊物的自己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

緣此，林西明對於重氣節甚於功名之士青眼相加。〈贈周乘六辭貢〉小序云：

予長乘六二十年，同庠同餼，自分樗朽，心折乘六咄咄逼人。遭亂，予避地大雷，乘六過我，感慨揮淚，訂邱園白賁約。予破涕為笑，曰：「諸君一朝憤激，恐異日見波流茅靡，正復不免耳！」歲在己丑，予當貢力辭，遂絕不問人世事。甲午，乘六忽袖辭貢文見示，余驚喜空谷足音，竟不負大雷夙約。以乘六之年遺榮如此，予之龍鍾，其硜硜何足道也。

此序交代自己曾與周乘六（？-？）在亂世訂立辭貢避世之約，林西明覺得周氏只是一時憤激，難守信踐約。結果在順治六年，⁶³林西明成功辭去生員資格。順治十一年，周乘六亦決意辭貢。周氏毅然放棄舉業，絕意仕途，令林西明自愧不如。詩曰：

衰齡天許作閒人，何事君韜半百身。自愛一絲投富渚，謾云雙劍合延津。世情傀儡原同戲，吾道滄洲足采真。不用移文投案上，北山正喜草堂新。⁶⁴

尾聯反用〈北山移文〉中嘲諷假隱士的典故，對周乘六的真隱行為刮目相看。因此，林西明引為同道，為彼此不再充當政權之傀儡而欣慰。這種以隱逸手段對抗滿清政權的不合作態度，亦體現出其對孫子的期許，其〈勗升孫〉云：

亂世功名可有無，讀書聞道是良圖。燈傳一線應期汝，壁立千秋莫負吾。綠草盈階生意得，白雲當戶遠心俱。窮堅自古多勤學，贏得人稱君子儒。⁶⁵

⁶² 同前註，上冊，頁 506。

⁶³ 這與全氏傳記記載的辭貢時間順治三年有出入，待考。

⁶⁴ 《續甬上耆舊詩》，上冊，頁 512。

⁶⁵ 同前註，上冊，頁 508。

亂世功名可有可無，寄語後代本著良知與「亂世功名」保持距離。這裏的「亂世功名」既指向清政權廣泛向漢人伸出的橄欖枝，也可指南明王朝給予的功名。林氏認為堅守君子氣節自能壁立千秋，心境應如白雲綠草般自在，追求潔身自好。

雖然歸隱，林西明亦「睠懷故國之哀，無日不耿耿，則正未嘗以高蹈而少忘也」，對故國先帝念茲在茲，除了上文提及的〈三月十九日先帝賓天，壬辰歲是日同用圭各賦哀詞〉與〈國變志哀〉，且看以下詩作，其〈懷燕京〉云：

嵬嵬宮殿控燕都，佳氣憑將日月扶。萬里冠裳趨帝闕，百蠻玉帛貢皇圖。鼎遷忽詫招宮虎，陵毀還驚卧野狐。兩度曾遊嗟往事，仰天灑淚不堪呼。⁶⁶

其〈懷金陵〉云：

高皇創業自金陵，鬱鬱鍾山龍虎憑。舟泛秦淮簫鼓沸，歌傳桃葉月波澄。六朝風靡煙同滅，萬古功高狄是膺。塔號報恩誰與報，何人感慨一躋登。⁶⁷

作者追憶明朝昔日首都南京、北京的盛況，而今國破君亡，悲從中來。「萬古功高狄是膺」，借《詩經·魯頌·閟宮》「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之典實，表達痛擊邊族夷狄的想法，字面上說的是朱元璋滅除蒙元，但於此歷史脈絡隱隱然有抗清（元）的念頭。

林氏〈四月廿六夜，忽夢身衣薦繡，自稱御史，儼然盛明景象，醒而失笑，因占一律記之〉云：

兩世蘭臺真等夢，半宵柱史夢疑真。青氈未許分余座，白鴈何緣挂此身？□□喜拚塵累遠，威儀笑睹漢官新。想根已斷憑天意，一枕黃梁悟了因。⁶⁸

林西明夢見自己穿上前朝官服，搖身一變為大明御史，盛明景象如在目前。黃粱一夢，自嘲俗慮未清，其潛意識反映忠於明朝甚於忠於清朝的政治立場。

在崇禎八年（1635），林西明因意外幾乎失明，失去右眼視力，卻在十八年後順治十年（1653）突然恢復視力，其〈銀海復明篇〉序曰：

⁶⁶ 同前註，上冊，頁 517。

⁶⁷ 同前註，上冊，頁 517。

⁶⁸ 同前註，上冊，頁 513。

乙亥元夕賞燈，琉璃傾倒，油盡污衣，五內受驚，兩目俱暗。服藥調養幾及半載，左目獲保無恙，而右目竟盲。醫者云瞳神已白，且年及五十，血氣日衰，斷難復愈，余亦聽之。忽於今歲癸巳十月初四日曉起，病目上眶如電閃不住，仰視棖題，恍惚如見。至九之日，障翳盡開，對視已無不明矣。因思壬午以來，子喪妻捐，國亡家破，饑寒切體，憤鬱填胸，方憂左目失明，詎料右目還照，豈絕慾多年，元神復固？或近自稱西明山人，天意垂念，而使之復明乎？喜而賦之。

林西明因事故受驚致使右目竟盲，原以為年老「血氣日衰」，今生復明無望，不料一日晨起恢復視力，從失明到復明的過程可謂曲折離奇。作者宕開一筆，不禁感慨「子喪妻捐，國亡家破，饑寒切體，憤鬱填胸」，將自身不幸與家國不幸勾連，像活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無明長夜曠遠，終迎來曙光，或因摒除慾念，或因天意憐恤，作者一旦復明，彷彿重生，自是驚喜不已。其詩曰：

目暗十九年，復明只數日。不藉金篦功，障翳忽然失。以何因緣故，造物弄巧術。明時隻眼暗，暗時雙眼明。日月久晦蝕，憂憤填余膺。好懷從何來，乃得返精英。但願十方界，重明遍相續。魑魅驅眼前，四時調玉燭。快登西明山，縱目恣遐矚。

69

不難看出，作者除了記錄復明之喜，亦連帶對當時的政治走向表達希冀。「日月久晦蝕，憂憤填余膺」，日月二字讓人聯想到「明」，指向處於晦蝕狀態的明朝，它被外物侵吞而失去光華。「但願十方界，重明遍相續。魑魅驅眼前，四時調玉燭。」期盼故國如右目一樣「光復」，得以「重明」，一掃魑魅，四時和暢。可見林西明不無借著自身眼眸從失明到復明的事件，隱喻明王朝從失明到復明的願景，他登高縱目，希望命運之扭轉為國運之逆轉帶來神秘的協同效應。

林西明神奇的復明事件，引起廣泛關注，時人贈詩以為賀，數量不少，足見此個別事件極具借題發揮的潛力，如同一個上窄下寬的容器能吸納幽微細長的政治訊息，意義得到不斷的擴充，成為一個公共議題，值得關注。撇除一些純粹祝賀的酬酢詩作，以下詩作的

⁶⁹ 同前註，上冊，頁 510。

編碼技藝雖異，但歸旨都耐人尋味。

林奕隆（1617-1665）〈西明兄重明志喜〉云：

吾生一身中，惟目最多事。九思與四勿，戒之每先視。兩目如日月，明明不可翳。所惡異物干，足以為我累。仲兄心炯然，幽獨守此志。疇昔燃燈夕，一目倏驚翳。垂首二十年，艱苦更亂世。痛憤摧壯肝，兀兀自流涕。觸處不忍睹，不如兩俱廢。半壁天光存，於以分明晦。今秋發奇焰，微芒入凝睇。或云潛養功，軒豁撤偏蔽。予謂殆否否，至人得天意。重明幾已見，此目當其會。遂如長明燈，雙懸太空際。我將歌新聲，佛眼開無礙。⁷⁰

「垂首二十年，艱苦更亂世。痛憤摧壯肝，兀兀自流涕。」指出林西明眼盲適逢世變，加一倍傷痛。「半壁天光存，於以分明晦」，疑借林西明之半盲視力指南明之半壁江山，南方此地尚有天光照射。其倏忽復明之因，作者認為是「至人得天意」，乃得天意眷顧。既然善惡得到回應，詩人更希冀「重明幾已見，此目當其會」，似乎蘊含目之重明與國之重明的互文意義。「遂如長明燈，雙懸太空際」，認為長明之燈（雙目）終能驅走黑暗之夜，意味漆黑的歷史即將過去，光明的日子將會重臨。

董守諭〈林西明先生一目失瞳已廿年，今秋偶然獨行，日光爭來相射，頓爾復明，同人各賦詩贈之〉云：

十行俱下惜雄才，誰遣金篦刮幾回？豈是晦明將復旦，中天佛眼為君開。（其一）

瞿者漸離盲者信，摸頭數髮淚沾巾。雙瞳今喜空無際，肯許重輪尚染塵。（其二）

返照初涵得九還，爭光日月五絲間。相期浮白開青眼，撥盡陰霾謁帝關。（其三）⁷¹

⁷⁰ 同前註，上冊，頁 530-531。

⁷¹ 同前註，上冊，頁 611-612。

其二之「摸頭數髮淚沾巾」，顯然指向清廷施行的薙髮令帶來的屈辱與悲愴。其三之「相期浮白開青眼，撥盡陰霾謁帝關」，他希望與復明後的林西明拜謁宮闕，指的是明故宮嗎？畢竟患有眼疾的林氏在甲申之變後，未曾雙目清明拜謁象徵明王朝與崇禎帝的宮殿。詩作在祝賀時煞有介事提及帝關，不排除有眷顧明朝乃至光復明室意念（爭光日月）的可能。

周昌時（乘六）〈林西明翳目復明〉云：

聞君勿藥轉瞳神，返照尤奇在七旬。青眼留看他日事，蒼穹不廢有心人。久知原憲貧非病，恰似任生瞽未真。拭目太平端可俟，後車當復載垂綸。⁷²

周氏寄語不藥而癒的林西明拭目以觀「他日事」，引出計日可待的太平日子，在雙目復明的語境下當有復見明朝太平的雙關意義。

李文纘（1607-？）〈林西明先生復明篇〉云：

已分俛俛與世沈，小兒造化巧投鍼。彼諸已死皆有眼，獨了無生只此心。舊已翼經成左語，羞將擊筑作秦音。廿年見性原無異，蓬戶朱門總劇吟。⁷³

此詩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抒發不滿時俗取向的情緒。裏面提到的「左語」（異族語言）、「秦音」，似指以異族身分入主中原的滿清政權，無奈時人與世浮沈，多向清政府屈服。全詩內容與題旨沒有緊密關係，但如果以復明的視角切入，可挖掘出其不滿被異族統治而希望恢復明室的隱微寓意。

董劍鏐（1622-1703）〈林西明先生復明歌〉序云：

先生於乙亥春盲其（石）〔右〕目。癸巳，凡十有九年，忽復明。劍鏐以言贈之，先生笑曰：「子以吾為任永、馮信耶？吾固盲於目，不盲於心，然此時尚非永與信之時也。子好言《易》，謂我為〈離〉，吾則以為〈節〉，然恐苦節不可貞。」劍鏐曰：「夫二人者，亦苦節人也，至今與日月爭光。《易》不云乎：用晦而明，苦節，所以艱貞也。《易》又嘗言之：日月之道，貞明者也。」⁷⁴

⁷² 同前註，上冊，頁 885。

⁷³ 同前註，中冊，頁 487。

⁷⁴ 同前註，中冊，頁 738。

序言尤堪玩味，提及任永（？-？）、馮信（？-？）的故事。漢朝公孫述（？-36）割據蜀郡，自比「白帝」，任永、馮信皆以眼疾迴避此不義政權，妻淫於前、見子入井亦假裝眼盲無動於衷，直至公孫述被殺，就盥洗眼睛，宣示雙目復明，是因世道清明。林西明借此故事闡述自己是真盲，但目盲不代表心盲，目轉清亦不代表世適平，他清醒地知道現在並非清明之世，故云「然此時尚非永與信之時也」，言外之意像是不滿現況，並自嘆「苦節不可貞」（《易經·節卦》），對前景不樂觀。董氏則用《易》予以勸勉，說明黑暗艱困之時（明夷）要韜光養晦，保持堅貞信念，光明才會照臨大地，所謂「日月之道，貞明者也。」這裏看似平常的《易》學對話，實則隱含在晦暗之世既不降志辱身、又懂得遠害避禍如任永與馮信的處世智慧（用晦而明），並期許長夜逝去，復明在望。

晚年雙目皆盲的張尚燮（？-？）〈喜復明篇為西明賦〉云：

人身小天地，眸如日月行。嗟君甫踰艾，日朗月弗明。忽忽十九載，滄桑隻覲驚。道力持以固，性靈光自瑩。一朝如電閃，久翳吐精英。障魔斥以盡，皎蟾魄不生。雙明見全體，照世無遁情。呼天問日月，晦蝕幾時更？高明並悠久，吾知配至誠。一心持不貳，兩目觀昇平。慨余戀張籍，暗室苦將迎。坐談乏敲戛，賞茲心未盲。有志同左邱，《春秋傳》未成。此時增太息，同虧不同盈。浩歌復明篇，芳樽且共傾。⁷⁵

同病相憐的作者欣悉林西明復明，並「呼天問日月，晦蝕幾時更」，詰問上天這黯淡狀態何時更替為光明狀態？對時局的不滿意在言外。「一心持不貳，兩目觀昇平」，稱道林西明貞心不改，雙目遂明，留觀昇平世。結尾「此時增太息，同虧不同盈。浩歌復明篇，芳樽且共傾。」惋惜自身未能和林西明一樣恢復視力，不過仍以復明之浩歌砥礪，交錯迴盪的復國之音時隱時現深寓其中。

傅湄（？-？）〈林西明翳目復明〉云：

人生有目司其明，千古炯炯照顏色。盲史當年鏡此心，此老世間人不識。林逋妻梅與鶴群，重瞳久已失其一。非關西河久索居，忍使犬羊蹂墓窟。造化有意屬斯人，復使日月光乾坤。忽然一日成雙照，淚落滄江啼王孫。倏青倏白相天

⁷⁵ 同前註，中冊，頁 921。

下，是非於今誰復論？試看滔滔逐去東流水，焉能如君絕迹浮沈登崑崙！⁷⁶

林西明復明一事本是喜訊，文辭卻寫得迂迴曲折，別有幽愁暗恨生。「非關西河久索居，忍使犬羊蹂墓窟」，指林西明或自己離群而索居是不得已的，背後原因當是政權交替使然，而今無奈忍見犬羊蹂墓窟。犬羊蓋指外來入侵者，墓窟指誰的墳墓呢？先帝？烈士？皆有可能。「忽然一日成雙照，淚落滄江啼王孫」，「王孫」泛指皇家宗室的貴族眷屬，有時亦指向隱士。雙目轉明理應高興，王孫何故沉痛悲啼？有甚麼家國之痛嗎？邏輯的縫隙與詩意的曖昧為讀者留下許多解讀空間。揆諸全詩，這些言此意彼的詞彙「犬羊」、「墓窟」、「王孫」在「復明」的脈絡下交織串聯，埋下難言之隱，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光復明室的政治訊息。

此外，有一首詩值得留意，黃宗羲（1610-1695）〈感舊〉其十二云：

鍾山夕照暮秋時，窮巷長過林茂之。兩目今盲需藥物，那能復度此流離。（茂之名古度。昔年贈余詩，有「與君同抱終天恨」之句。）⁷⁷

林茂之（1580-1666）為著名的明遺民，詩中刻意提到「兩目今盲需藥物」，目盲希望得藥而治，恢復光明。不排除真有其事，但在充滿遺恨的情意下也有暗示復明的可能，所謂「與君同抱終天恨」。

綜上，可見全祖望在《續甬上耆舊詩》有意收錄一些在表面議題下隱藏另一議題的隱微詩作。希冀復明意味推翻現有政權，這一想法形諸文辭即使是私下流傳在清代的輿論環境下亦需要承擔政治風險，但明遺民巧妙地將真有其事的林西明復明事件與明王朝復興訊息交織編碼，具體操作是剖開表面事件然後小心翼翼地嵌入代碼，以曲盡其妙的雙關修辭賦予詩作讓彼此心領神會的深層意義：在音而言，眼睛復明即是政權復明；在義而言，眼睛復原即是故國復原。

進而論之，我們該如何理解明清之際文人因時因事鍛鍊出來新的隱語？從隱藏的深度來說，復明二字直白得很，單獨提出容易招惹殺身之禍，但在本有其事非憑空捏造的保護膜下，文人在詩作的賦義過程中，利用婉轉的諧音則得到一定的庇護，至少從現存的文獻找不到任何有關林西明復明書寫的查禁與懲治。可見明遺民在政治表達與政治審查的張力

⁷⁶ 同前註，中冊，頁 1015。

⁷⁷ 同前註，中冊，頁 144。

之間，有時候能在夾縫找到微妙的含糊空間、灰色地帶書寫政治微言。雖然清政府日益擴大審查的毛細管作用，但文人因忠於明朝而深入骨髓的種族意識、道德責任與書寫傳統促使他們在文網中尋覓暗角、縫隙、盲點，以相對低風險的書寫技藝掩藏本是高風險的反動訊息。從史學傳統來說，這些詩作一定程度上承《春秋》筆法，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lien)《迂迴與進入》說：

所謂《春秋》筆法是「微而顯」，「志而晦」，「婉而辨」(昭公三十一年)。在隱與顯兩極之間，二者分量相等，保持平衡。「晦」與「明」共分秋色，但又互相補償：明暗交接使色彩趨淡，晦暗的明亮使人猜測。這種筆法不是秘藏不露，也不是透明的；作家實際上是向所有人表達，但所用的方式是有保留的：因為正是在這二者之間、即隱約顯示這種筆法的地方，意義可能受到重視，同時一方很謹慎地形成。⁷⁸

作者的編碼需要顧及讀者的解碼能力，意如太晦，則無人知曉；意若太顯，則難逃審查。這揭示中國古代文人在世變所施展的修辭策略，需要在言傳與意會之間找到平衡，在晦暗與明亮之間閃現提示，在細微的語言傳達曲折的寓意，達至比起直率表達、大聲疾呼更具褒貶力量、反思空間、咀嚼餘韻的語言藝術。讀者在筆觸未到的空白與沉默之處反覆推敲文本寓意，迂迴的探索延長對特定字詞的審美時間，從而獲得更深刻的印象乃至解謎的愉悅，即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辨」那相反相成的辯證境界。宏觀而言，明清之際士大夫苦心營造的隱語系統提供許多有待深入探論的個案，如果以世界文學等的宏大視角系統研讀、縱橫對照不同隱微書寫的文本，或能尋得專屬於中華文明在政治高壓環境下的書寫特徵與文學理論。

五、結語

不少浙東遺民的詩作只收錄在《續甬上耆舊詩》，例如全吾騏、林岳隆沒留下詩文別集（或散佚），我們只能夠通過此書窺探其事跡與作品，這突顯《續甬上耆舊詩》具有補充清初文學、歷史文獻缺失的學術價值。其他如錢肅樂〈悲憤詩三十首〉雖亦能從《錢忠

⁷⁸ [法] 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109。

介公集》別集中尋得，但結合選集《續甬上耆舊詩》外部的編輯體例與內部的詩作書寫，從而落實點與面之間的相互聯貫，更能整體又具體地把握明清之際浙東士人群體的集體記憶傾向與地域文化意識。

尚有一個議題可延伸，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所收有關復明隱語的詩作，提供一個切入點以掌握全祖望微妙的政治立場。陳永明〈全祖望「素負民族氣節」說平議〉反對學界有關全祖望持有反清思想的民族氣節之看法。⁷⁹誠然，生於清長於清活在盛世下的全祖望似乎沒必要持守反清立場，但陳永明的論據都是出自全祖望的詩文集（即《全祖望集匯校集注》），忽視全祖望花了许多精力時間編輯而成的《續甬上耆舊詩》。此書收錄近百篇他親自撰成反映其政治思想的人物傳記，大多未收入《鮚埼亭集》中。乾隆年間隨著清政權的穩定，清人明白到表彰古人忠節有助鼓勵今人效忠現有政權，因此時人眷念明王朝與追悼明遺民得到一定空間的允許，但若時人談及光復明室則意味推翻清政府，豈不是有造反意圖？自是被清廷查禁的敏感議題。《續甬上耆舊詩》中收錄甲申事變與三月十九日的詩作，尚屬於悼明的範疇，但有關復明隱語即使不是出自全氏的詩作，亦蘊含挑戰現有政權的禁忌內容。此書若對外付梓，不無禍害作者後裔、編者等人性命的風險，這或是全祖望後人與門人不敢在全氏身後刊刻《續甬上耆舊詩》之真正原因，要遲至民國七年清政權瓦解的情況下，士人才把握時勢將校勘本出版。

回到全祖望及其門人的政治立場，雖然《續甬上耆舊詩》收錄反清詩作不一定代表編者立場，但在取捨與表彰其人其詩的過程也不一定不代表編者立場吧？尤其是他別有用心收錄林西明復明一事的不少詩作，除了保存浙東文獻，不排除有隱藏心跡的可能。更何況不出版此書不代表此事不會被揭發，全祖望編輯此書無疑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但他仍堅定收錄違背與挑戰官方意識形態的詩作，或多或少反映其對復明一事保持開放的態度，並非如論者斬釘截鐵所言沒有抗清的思想。結合全祖望所有文獻尤其是容易被學界忽視的《續甬上耆舊詩》，分析清代一個漢人官員在不同時期、不同位置在公在私那游移不定而充滿曖昧的政治立場與背後原因，或者以一個更寬泛具兼容性的「文化遺民」之概念去論述其人其書，擺脫「忠清」與「抗清」等框架所形成的化約與對立思路，應能開闢更深廣的論述空間。

⁷⁹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275-27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馮夢龍著，張樹天，王槐茂主編：《馮夢龍全集》，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
- 〔清〕談遷著，張宗詳校點：《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清〕吳偉業撰，李學穎點校：《綏寇紀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臺灣文獻叢刊》第286冊，臺北：臺灣銀行排印本，1968年。
- 〔清〕彭孫貽：《流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清〕聶道人：《遇變紀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臺灣文獻叢刊》第249冊，臺北：臺灣銀行排印本，1968年。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清〕全祖望輯選，沈善洪審定，方祖猷、魏得良點校：《續甬上耆舊詩》，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年。

二、近人論著

- 〔法〕弗朗索瓦·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 〔美〕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著，陳蘇鎮等譯，閻步克等校：《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 Kang-I Sun Chang, "The Idea of the Mask in Wu Wei-yeh (1609-167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 no. 2 (Dec. 1988): 289-320.
- 朱則杰：〈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秦」與「漢」〉，《社會科學戰線》第4期（2000年），頁114-119。
- ：〈清代詩歌中的一組特殊意象：日與月〉，《學術研究》第6期（1994年），頁131-133。
- 朱義祿：〈論《續甬上耆舊詩》的史學價值〉，《書目季刊》第54卷第4期（2021年3月）

，頁 37-65。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

吳志廉：〈崇禎之死：清初三月十九日詩作輯論〉，《東華漢學》第 40 期（2024 年 12 月），頁 157-230。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陳建銘：〈錢牧齋二三事考——兼論牧齋詩文研究範式之問題〉，《中國詩學》第 29 輯（2020 年 6 月），頁 127-147。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年。

曾禮軍，曾嘯陽：〈抄詩作史：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的「詩史」價值〉，《西華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2023 年），頁 61-70。

廖肇亨：〈金堡的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4 期（1999 年 12 月），頁 95-116。

樊樹志：《崇禎傳》，北京：中華書局，2022 年。

嚴志雄：《秋柳的世界：王士禎與清初詩壇側議》，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3 年。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顧誠：《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年。

